弗兰克·扎努如何在非洲问题上自欺，又误导观众

Eliakim M. Kambale

FF-0002 · v1 · zh · 2026-11-18

译自 en v1

https://contributions-ledger.org/freeforms/ff-0002/v1/zh/

弗兰克·扎努与他惯用却站不住脚的论证

弗兰克·扎努是一位出生于贝宁的美国评论员，主持 Zanu Project Rethink 频道，讨论非洲发展、文化、殖民主义和种族等问题。他经常这样论证：先问嘉宾，某种非洲语言里“维护”该怎么说。如果嘉宾给不出他认可的回答，他就据此认定，这门语言没有这个词，因此相应文化也没有这个概念，而这又能解释非洲发展为何困难。在他与两名非洲学生的对谈，以及对尼克·弗雷塔斯的访谈中，都能看到这种说法。本文沿着这条推理链逐步检查，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。

观看扎努提出这一论证：9:40–11:00

错误一：诉诸无知的谬误

弗兰克问嘉宾，“维护”在对方的语言中怎么说。从嘉宾的回答到他的结论，中间其实隔着好几个未经说明的前提。第一个就是：只要这个词存在，嘉宾就一定知道；嘉宾不知道，这个词就不存在。推理到这里已经出了问题。一个人承认不知道某个词，只能说明他当时不知道，不能说明整门语言里有哪些词、没有哪些词。这正是典型的诉诸无知，拉丁文称为 argumentum ad ignorantiam：把一个人的不知道，当成某种事物不存在的证据。

嘉宾答不上来，可能有很多原因。他对母语的掌握也许并不熟练；也许一直用殖民语言接受教育，技术词汇主要也是通过那门语言学来的；这个词可能属于他从未从事过的行业；也可能只是临时忘了。扎努的问题无法区分这些情况，他却把回答当成只能通向一个结论的证据。

当然，也有可能这门语言在今天的实际使用中，没有完全对应的词。但即便如此，现有词汇也不能证明这个词从未存在。语言一直在变化：新词会出现，旧词会改变含义、退出日常使用，也会从别的语言中借入词汇。某项手艺或行业衰落后，原本依托它流传的术语也可能消失，尤其是在代际知识传承被打断的情况下。因此，要从今天的词汇空缺判断这些人过去懂不懂某件事，至少应该先研究这门语言的历史。

奴隶制和殖民主义，就可能解释其中某些失传。一个工匠被强行带离自己的社群，可能来不及把手艺传下去。强制迁徙可能使学徒与师傅失散，殖民时期的经济变动和工业进口品的竞争，也可能使靠某门手艺谋生变得困难。手艺逐渐衰落，使用和传授专业词汇的机会也可能随之减少。后人最终

可能既没有学到技艺，也没有继承那些词，尽管两者都曾属于他们的社群。

教育方式的改变，还可能加深这种断裂。通过家庭和师徒关系传授的手艺，需要学习者与实践者保持长期接触。在殖民学校取代或贬低这些学习方式的地方，原有知识也可能失去传向下一代的渠道。新学校既未必教授当地的手艺，也未必教授相关词汇。它们反而可能培养出这样的人：能用某种欧洲语言熟练讨论技术问题，却不知道用自己的语言该怎么说。这种困难，可能反映的是他受过怎样的教育，以及他有过哪些学习机会。

扎努的问题把这些历史全都留在了视野之外。他遇到的可能是传承中断，却把它当成了从来没有东西可以传承的证明。

错误二：预设了语言决定论

即使我们暂且承认，某种语言没有对应“维护”的词，下一步推论依然站不住脚。扎努默认，没有这个词就意味着没有这个概念。但词语和概念是两回事。一个意思，可以用短语、解释，或者几个更具体的术语来表达。英语用“maintenance”统称的事情，在另一门语言里，可能分别表述为保养工具、照料房屋、让设备保持正常运转。没有一个总括性的词，并不能证明这些活动及其目的不为人知。

这种推论依赖于一种强版本的语言决定论：一个人掌握的词汇，划定了他能够理解什么的边界。但对话本身就提供了质疑这一前提的理由。嘉宾说出类似“照料”的表达时，正是在尝试用已有词汇描述这个意思。扎努当然可以追问，这个说法是否准确传达了他想表达的含义。可是否定它是一种精确翻译，不等于证明嘉宾理解不了两者的区别。他需要进一步了解，对方如何理解预防性的养护、保存和修理。扎努却把一个翻译问题，当成了一个已经解决的思维问题。

以英语的 defenestration 为例，它指把人从窗户扔出去。它的普通话译法是 把……抛出窗外，字面意思就是“把……从窗户扔出去”。这里用一个短语来描述动作，而不是用一个专门的单词。在阿拉伯语和印地语中，也能找到这类表达；他加禄语则用短语来翻译动词 defenestrate。没有一个专门的词，并不妨碍人们理解、描述，甚至实施这一动作。如果这些语言的使用者能通过短语理解“把人从窗户扔出去”，为什么非洲语言的使用者就非得有一个单独的词，才能理解维护？

错误三：以偏概全

即使扎努已经证明，某一种语言既没有这个词，也没有这个概念，他仍然需要解释：凭什么能把结论推广到整个非洲？几名嘉宾不可能代表非洲的所有语言、社群、职业和传统。这就是以偏概全：结论涵盖的范围，超过了所给证据能够支持的范围。向几个人提问，并不会使他们的回答自动成为关于整个非洲的发现。

错误四：没有根据的因果推断

这里还存在一层缺乏依据的因果推论。即便已经证实，某个词确实缺失，而且维护工作确实做得不好，两者同时存在也不能证明前者导致后者。是词汇影响实践，还是实践影响词汇？抑或它们都受到其他条件的影响？扎努需要拿出证据，把这些可能性区分开来。他的问题没有提供这种证据，却让回答承担起解释发展问题的重任。

知道维护是什么意思、重视维护，以及持续做好维护，是三件不同的事。一个社群可能理解预防性养护，却缺少资金、设备、受过培训的人员，或能让这些工作稳定开展的制度安排。即使普遍存在疏于维护的情况，也不能证明人们不知道这个概念。扎努必须区分，是理解出了问题，还是落实出了问题。他的词汇问题无法完成这种区分。

错误五：结论推不出来

即使前面的每一项说法都成立，“非洲无法发展”也仍然不是由此必然得出的结论。眼下存在缺陷，不等于永远没有能力。人们可以学习新知识、改变做事方式，也可以建立制度，让这些改变延续下去。语言同样可以发展出描述这些变化所需的词汇。从“缺少这个概念”跳到“这些社会无法发展”，就是 non sequitur，这个拉丁语说法的意思是“并不能由此推出”。要支持那样的结论，扎努必须证明，为什么所谓的缺陷永远不可能被克服。他对一个词的提问，根本没有证明这些。

希伯来语口语的复兴，就让我们看到，语言如何扩充词汇来适应新的需要。这一过程在以色列建国前几十年就已经开始。希伯来语一直用于宗教、文学和学术，但要进入日常生活，还需要能描述当代活动的词汇。教师和语言委员会重新启用旧词、赋予现有词语新的含义、创造术语，也从别的语言中借词。他们为数学、建筑、木工等领域补充了术语。缺少词汇，意味着有工作需要去做。为什么非洲某门语言中一个假定的空缺，就能证明它的使用者永远做不到同样的事？

结语

弗兰克是没有发现这些错误，还是明知有错，却仍故意误导观众？我说不准。

这件事能让你学到什么？一个说话自信的人，确实能让错误的推理显得条理分明。他表现出的权威，提供了诉诸信誉的 ethos；人们对非洲过去的不安，以及对其未来的不确定感，提供了诉诸情感的 pathos；而一环接一环的结论，则让人觉得有了诉诸理性的 logos。

类似的捷径，会把女性较少入狱当成女性更少使用暴力、或者更善良的证明，却忽略她们也可能通过羞辱、恶意流言、故意捏造指控或社交排斥伤害别人。它们会把黑人社区的暴力，变成黑人 智商（IQ）低的论断；把体育成绩，变成基因上只适合体力劳动的论断；或把亚裔在数学和工程领域的表现，变成天生种族优越性的证据。每一次，结论都超出了观察本身所能证明的范围。

理解复杂的解释，需要付出心力。当某个人终于把一切都讲得“说得通”时，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可能就成了停止追问、把解释奉为真理的理由。一旦故事显得前后一致，又印证了你原本的猜想，人就很容易忽略：真正得到证明的，其实少得多。

引用信息

Eliakim M. Kambale. (2026-11-18). 弗兰克·扎努如何在非洲问题上自欺，又误导观众. Freeforms, FF-0002, 版本 1 (zh). https://contributions-ledger.org/freeforms/ff-0002/v1/zh/